

那些年的秋收

□ 林黛

在这叶落飘零的晚秋，西乡秋收了。十月获稻，那是农历的十月哦，喜看稻菽千重浪，只待联合收割机。现在的秋收已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不再仅靠人力。倒回30多年前，正青春的我也参与过农活。回首过去，那些年的秋收就像一坛坛醇酏的老酒，回味无穷。

20世纪80年代初，苏北农村已经分到田。在西乡，有整劳力的人家可以分得责任田和口粮田，但是像我们家没有整劳力的就只得分得亩数不多的口粮田。我们家分得的田不多，分处两地，一处在于庄子东北，一处在于庄子西南。农忙时，行医的父亲领着母亲和我及二弟一齐上阵，这边忙完还要赶往那厢，毫无喘息的工夫。

一大早，体单力薄的父母亲早饭也来不及吃就拿着前天晚上刚磨亮的镰刀下田了。我和两个弟弟就在家烧早饭，煮一锅稀粥，摊上干面饼，再烧一碗咸菜黄豆成，或者切点酱瓜子。我们吃完后就

粥、饼、咸菜好，用竹篮拎到田头给父母亲吃。这个时候，田里的稻子已割得差不多了。在父母亲吃早饭的时间里，我们兄弟仨就在稻茬田上铺开厚厚的塑料布，用特制的竹床斜搁在凳子上，开始撒把。撒把，就是将割好的稻秆一把一把的在竹床上摔打，将稻粒摔在竹床的空隙下。稻把上午是撒不完的，母亲会先回家做饭。中午，母亲拎来午饭，我们快速吃完饭，就和父亲继续撒，大约夕阳西下的时候，稻把才能全部撒完。之后，再向邻居家借来小水泥船，把稻子先装运回家，堆放在门口，蒙上塑料纸，稻草则放在田里晒干后再运回家。以后晴好的天气里，将稻子摊开来晒，中午再翻晒一次，一般晒个两三天，稻子就能干了，最后装进麻袋颗粒归仓。

20岁那年，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每到秋收时节，我都会赶回家协助父母亲收稻子。周末骑着自行车回到离单位四五十里远的家，一到家就忙着开镰收割。那会，三弟正在读书，我和二弟是秋收的主力

军。但这会儿，我们不再畏秋收的繁重，更多是施展拳脚的快感。照例是天空刚放亮，父母就去田里割稻，有时我也会去帮忙。上午割完后，一起回家吃午饭。午饭较几年前也丰盛了不少，桌上出现了鱼肉等菜肴。有时，我还会到庄上的小商店里买一瓶二曲酒，块把两块钱，纯粮制作。

喝完酒，就来了精神。小憩一会，跟邻居家借来脱粒机。这时已不用竹床子撒把了，改用脚踏的滚龙脱粒机。我和二弟把脱粒机抬到稻田，铺上塑料布，开始脱粒。兄弟俩站在机位上，脚下不停跳着底板，传动滚龙，双手拿稻把在滚龙上脱，两人的步调一致，父亲则在旁边递稻把，若有人踩累了，就换人踩。一般踩到天黑，脱粒方才完毕。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才感到浑身酸痛。不过，这样也好睡，麻麻地、酥酥的，全身筋骨都活络了，一夜梦甜……

又到一年秋收季，想起往事，像是打开了陈年老酒，香浓，味更浓！

一早，收到父亲发来的老家的图片：深秋时节，一片凋零，唯独小院里的那棵柿子树独显风骚。枝条上挂满一簇簇、一丛丛火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吉祥物挂在树梢上，把树枝压弯了腰，给即将来临的寒冬带来一抹亮色，也给小院带来了甜蜜的气息，变得活力、生机、温暖。

那棵柿子树，是母亲种下的。她说，家里应该“柿柿如意”。栽下时，柿苗的树干只有拇指粗细。柿子树本就不娇情，不择土不挑地，无论肥田瘦土，都能茁壮生长，但母亲还是如照顾年幼时的我一样，精心呵护，施肥、修枝、防病虫，尽心尽力。几年的光景，柿子树的树干就变得很是粗壮了，树冠葱茏，树枝错落有致。父母亲常在树下纳凉消暑，看着儿孙玩耍嬉闹。

春天，柿子树上一簇簇小黄花落尽，绿叶间挂上了许多青色的小柿子。五月柿子坐果，圆圆的小柿子一天天长，沉甸甸缀满枝头，那肥厚而有光泽的柿叶越发茂盛，给累累果实输送充足营养。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乱赶集。秋风凉了，柿子由青泛黄，霜降前后成熟。金灿灿的果，点缀枝头，装扮着小院的风韵，充盈着父母的满足。

母亲说：该卸柿子了，父亲搭上梯子采摘。熟透的柿子软软的，父亲不敢太用力去碰它们，担心一用力，柿子就被捏成稀巴烂了。那些将熟未熟的柿子，黄中透红，质地坚硬，味道苦涩。母亲将其埋在粮仓去湿，数天后扒出，柿子红得像火球，薄薄的皮，吹弹即破，牙咬开一个小洞，吮吸，汁液甘甜，香味浓郁，满嘴都是幸福的味道。

口味最好的柿子，是在枝头上自然糖化的老烘柿，俗称“树头烘”。我在家的那几年常常品尝到。烘柿不说吃，应叫喝柿。一个“喝”字透出凉甜的诱惑，带着草木的芬芳。烘柿稍熟透，一兜甜水，轻轻一咬破一个小口，不用牙齿咀嚼，吱吱溜溜一口气就吸干里面的汁水，那种软软滑滑、甜甜蜜蜜的感觉，一直美到心窝。一个吃、一个喝，看似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感觉。

每次卸柿子时，母亲总让父亲在树顶端留下一些，说等它们熟透了再摘下来吃，会更软更甜。其实，那些留在枝头的柿子从来没有被摘过，而是留在那里任由鸟雀啄食。母亲说，冬天没什么虫子，鸟儿过冬难啊，那些柿子给鸟儿当口粮吧，让它们过冬吃。乡下人重情义，知感恩，树顶端的那些红红的柿子，蕴含着父母的善良和他们对生命的敬畏。

看到图片中小院的柿子又红了，这是母亲最钟爱的时节。两年前，她却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看到柿子，我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与母亲相伴的那些岁月，不禁潸然泪下。萧瑟的深秋，小院里这一簇簇、一丛丛火红的柿子，如一盏盏明灯，照耀在我心里，温暖着我的心房。

小院柿子红

□ 甘武进

柿子是深秋的灯笼

□ 周仕华

村庄里，柿子红起来的时候
秋天的心就扑通扑通跳得狂热
秋阳，是一粒神奇的火种
瞬时就在一盏盏灯笼点燃
枝头的灯笼，把村庄照得亮堂堂
同时照亮的，还有农民的心窝
以及，逐渐被拉长了的秋夜

秋夜的月亮，和白云捉起了迷藏
偷窥着枝头上的柿子傻笑
惊起的鸟雀忘记了白天黑夜
秋风，吹不灭柿子内心的激情
把一个一个个红灯笼，惹得
摇曳生姿，犹如女人脖子上的红头巾
系住秋，把秋天的祝福送进村庄

清晨，挑着扁担的大伯
用两个竹箩筐，采摘着秋天
摘走柿子的同时，也摘走
做了一个秋天的梦
如释重负的柿子树，正襟危坐
看着大伯肩上颤悠悠的扁担
如何把灯笼里的那束光，缓缓捂香

假期回乡，朋友设宴相聚，席中品尝到了久违的家乡河鲜——蚬子肉，勾起了我很多儿时的回忆。

晴好的傍晚，夕阳西下，一艘艘乌篷船鱼贯而行，驶向岸边。船上有两口大大的柴火灶，蒸腾着浓浓热气，船主把一筐筐鲜活的蚬子倒进开水锅里，舞动大铲，不停地翻炒。随后，船主将分离的壳壳捞出，剩下的就是白花花的肥嘟嘟、细嫩嫩的蚬肉，还有浓白的蚬汤。岸上早有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的男女老少手里拿着木桶或者竹篮、盆子等候着船主的开卖，好一番热闹快乐的美景。

我的家乡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纵横交织的沟河。河鲜是大自然对当地人无私的馈赠，而在那些数不尽的美食中，让我独好一口的就是这蚬子肉。

蚬子肉并不珍稀、也不高档，与海参、鲍鱼等山珍海味不可相提并论，但它却形美味佳，价廉物美，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蚬子肉不但味道鲜美，还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其中“钻”对维持人体造血功能和肝功能都有较好的效果。由于蚬子肉脂肪含量低且饱和脂肪酸较高，所以还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的功效。

人们将买回来的蚬肉稍加清洗，拣去个别残留的碎壳和杂质，连同洁白的乳汤，或者做成蚬肉韭菜鸡蛋羹，或者用蚬肉煎蛋，或者做成蚬肉饺子，或稍加猪肉做成蚬肉圆子……颠来倒去的美食都离不开蚬肉和乳汤。一家人围在一起尽情品尝享用蚬肉带来的美味，欢天喜地、不亦乐乎，一天因劳作而累积的疲惫瞬间荡然无存。

如今虽然回家乡的次数不多，但只要回去就会东跑西奔买来蚬肉，设法满足一下自己的味蕾，回忆儿时的快乐。

深秋有佳色

□ 王国梁

深秋时节，大自然的画技越来越越熟，尤其是色彩运用方面，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放眼望去，每一种颜色都是独一无二的佳色，多种颜色组合到一起便成了一幅缤纷绚丽的杰作。这幅画，是秋天的压轴之作，也是四季的画册中最有特色和趣味的作品。

春天，桃红柳绿，姹紫嫣红，鹅黄浅粉，青翠淡蓝。色彩固然繁多，但那时候的颜色却显得有些单薄，缺乏深沉之风和厚重之气。如果说初春的颜色是稚气娇嫩的，那么深秋的颜色则是成熟沧桑的。深秋的颜色里有时光留下的痕迹，有岁月打磨的气质，经过了漫漫时光的考验，经受了风雨寒霜的历练，每种颜色都变得更加厚实。

比如秋天的枫叶，红得那么明艳，却不显张扬，而是一种往回收的内敛之美。枫叶似霞，却比霞更沉稳；枫叶如火，但比火更安静。它们由绿转黄，再转红，色彩逐渐过渡，直到深秋，红色才变成主打色。这种色彩的变化，其实是时光的踪迹。一枚红叶上，依稀可辨的是时间的经纬，深深浅浅的脉络是隐秘的密码，风雨中的坚守和寒霜里的傲然都在其中。美丽的枫叶，一枚是一个美丽的短句，一树一首抒情的短诗，成片就成了一首热烈的长诗——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深秋佳色美！在我心中，枫叶的颜色是深秋佳色之首，那种热烈奔放而又冷静内敛的红色，非深秋的笔法是无法

创作出来的。

银杏叶的色彩也很是让我惊喜。从春天到初秋，银杏树的存在感都不是很强，它们总是默默地守在万木之中，与平常的树并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它们的叶子形状很美，也很少有人留心到。但一到深秋，它们就能脱颖而出，用鲜明的色彩彰显出卓尔不凡的气质和神韵。深秋是它们生命的辉煌之季，高光时刻的银杏树，简直可以用灿烂辉煌来形容。银杏叶的黄，鲜明饱满，同样是热烈而内敛，那种黄色，足以点亮萧瑟的秋光，让深秋多出几分明艳来。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明艳只是瞬间的感觉，银杏的黄一直是往下沉的，带着一种力量沉到底里来。铺满银杏叶的小路，是深秋里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

深秋的佳色，除了枫叶的红和银杏的黄，还有很多很多。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种颜色都有，深深浅浅，浓淡淡淡，远远近近，诸多颜色让人有些眼花缭乱，觉得仿佛进入了深秋创设的色彩迷阵。但是，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辨，都带着鲜明的气质。比如草木的枯黄，桂花和菊花的黄，橘子的黄，也都是不同的。仅仅一种黄色，就有多少层次啊！每一种颜色都是不可取代的，都是大自然精心创作出来的佳品。

深秋有佳色，最可贵的是，这些佳色有着深厚和深远的意趣，让人久久回味。

金秋好“丰”景

□ 邹德萍

果、蔬菜、花生、红豆、芝麻、绿豆等，无论大宗农作物，还是小秋农产品，都不辱“秋收万颗子”的使命，以各自最好的饱满度向农民献上欢乐，赢得人们的喜爱，高高兴兴地收回家，颗粒归仓。农民们收获了丰收的果实，同时也收获了下一轮丰收的种子。

又是一年秋收季，喜看稻菽千重浪。过去割稻子是个辛苦活，种田人要弯下腰，用镰刀一刀一刀地把稻子割倒，打成捆，运到打谷场上，或堆码成垛，或排队检阅，等待牛拉石碾打场，机器脱粒。现在脱粒成熟得晚些，籽口很紧，全部要靠机械收运，不用再劳心费神地脱粒，只需带上口袋，将稻子装回家就行。当稻子收完了，就该秋种了，农民们要在收获过的土地里撒下新种子，种下来年丰收的希望。

有人总结说，秋天收花生是愉快活，刨山芋是

力气活，割豆子是巧力活，收芝麻是细心活，摘红绿豆是刺手活，采梨果是甜蜜活……但无论怎么说，秋收都是一个令人开心喜悦的事。谷穗坠弯了腰，仿佛在向大地鞠躬致谢；南瓜咧着嘴，尽情享受秋天的阳光；还有红得似火的辣椒，羞红了脸的苹果，梨子也穿上了黄金甲，扮亮着丰硕的秋天……

如今，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耕种收管的人海战术已变成机械化、智能化，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民纯朴的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幸福。

是啊，金秋好“丰”景，便是农民兄弟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

蚬子肉

□ 韩朝胜